

被司徒雷登解聘，爸爸带全家去香港

1



许燕吉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“我是许地山的幼女，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，但他那质朴的‘落花生精神’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：不羨果枝头，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，尽力成为‘有用的人’，也很充实自信。”

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，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。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，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铁窗女囚，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，其间的艰辛曲折、酸甜苦辣，称得上传奇故事。

传奇人生

人们结婚都选个好日子，可是哪天出生就不由自主了。我的生日按洋迷信讲是最糟糕的：13日，还正巧星期五。属猴的一般是1932年生人，可我是腊月，跨了年到了1933年1月，也可以说是1932年的13月，一个生日占了两个“13”，还赶上星期五，大不吉利！

我祖父许南英公，台南人，曾投笔从戎，当了台湾民众自发抗日军队的“统领”。日本占领台湾后，他举家奔逃，穷困潦倒，客死南洋。我外祖父周大烈公，湘潭人，是位维新派的老学究，教过书，当过官，还出过国，但他仍信奉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连生七女竟无一男。这成了他的心病。于是他就宣布了一条：凡娶他女儿的，必须承诺长子姓周。外祖父的愿望在五女儿和六女儿（我母亲）身上实现了。

小时候的好多事情我都已经记不清了：比如在北京的家里，外祖父去世了。上海的五姨、五姨父带表姐、表哥，天津的四姨、四姨父带大表哥都来了，宾客如流，小孩儿成群，热闹了十几天，我一点儿都不记得。

后来，我妈妈随我爸爸去台湾探亲，让刘妈带着我寄住在附近的朋友家三个多月，我也完全没有印象了。再后来，爸爸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，和燕京大学董事会意见不一，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，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。全家大小，连全部家当，又乘火车乘船，辗转数千里由北京到了香港。这一切，在我脑中都没留下痕迹。到了香港，我记得的事就多了。

一块儿去的有七人，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我，袁妈和刘妈，还有外祖父的姨太太。她被送到周家时，我母亲才一岁多，七姨还未出生，我那

多的姨也还都是少年儿童。她分担了我外祖母的不少家务，相互间感情很好。外祖父去世后，我父亲自然就承担了赡养她的义务。我亲外祖母在我母亲大学还没毕业时就去世了，所以我们就直称她婆婆。妈妈待人宽厚，爸爸更是奉行博爱、平等。袁妈和刘妈两人在我家是舒暢的，另一方面，她们照顾我们兄妹也好几年了，互相都舍不得，所以她们毅然离开了京郊的亲人，随我们南下了。

到香港时，哥哥四岁，我两岁了。袁妈那时48岁，管做饭；刘妈36岁，管卫生。除此以外，还各管各的小孩儿。婆婆那时56岁了，她没有任务，每天学识字、写字，有时还绣花。我家客厅的大靠垫上，绣的都是我爸爸读书或教书学校的校徽，全部出自婆婆之手，好些还绣出立体的花纹，真不愧为湘绣的传人。

我们香港的家在半山区，罗便臣道尾，马路直通进了我家院子，成了一条盲道。原来的罗便臣道是由此上坡通连干德道的，阻断后在路基上建了东西两幢一样的二层楼，我家就在东边楼上。这背山面海、视野开阔、风景优美的住处是爸爸选中租下的，离港大又近，小孩儿也有撒欢的地方，的确理想。

爸爸妈妈住前面西边那大间，中间的厅当饭厅，东边大间做客厅，我和哥哥还有袁妈、刘妈四人住客厅后面的那个大间。我们这间有个大阳台，客厅也有个通这阳台。房顶的花棚被台风吹走了以后，爸爸就在阳台上养他的高级兰花了，还养了一玻璃缸各样的观赏鱼。婆婆住最前面的小间，她旁边一间是爸爸的书房。姐姐回来时就住书房。东边小间是食品间，上面是架板，下面

是橱柜，还放了一台冰箱，再后面是大厨房。厨房对面就是上楼梯的楼梯间，还有那个小卫生间，最末尾是间客厅。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《光明报》时就住在那间房里，直到我父亲去世，他才搬走。

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年就买了一辆小汽车，是奥斯汀7，只有两个门，到后排坐得放倒前排的椅背。过两年，将奥斯汀7换成了奥斯汀8，有四个门，车也大了些。爸爸上下班，参加集会，或外出游玩，都是妈妈开车接送，有时也捎上我和哥哥。香港净是盘山窄路，急转弯又多，妈妈从未出过事故，驾技实在是高，她可能是中国第一位夫人司机了。

妈妈到香港后，没有到社会上任职，除了协助并参加爸爸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外，就是育儿和理财治家。她是数学系毕业的，理财治家自然是她的强项，也是爸爸的弱项，他乐得不问家事。

妈妈育儿有一套科学方法：起床、睡觉的时间是铁定的。吃饭定量，一人一碗，各样营养丰富的菜一人一盘，都得吃光。有一次，袁妈做的肉馅苦瓜（湖南人爱吃苦瓜），我俩把馅子掏吃了，剩下苦瓜圈。妈妈来检查，勒令吃下。二人只好光嚼苦瓜，真是“苦不堪言”。早饭半斤酸奶，不给放糖，晚饭还得喝半斤鲜奶，直吃得我从小就是个挺胸凸肚的胖子。妈妈还将橘子皮切丝，用糖腌一下，又甜又苦，抹在面包上吃，说是对身体好。夏天还要买一种细细的药煎煮水，药味很浓，味道也不好，说是可以去暑气，着实锻炼了我的味觉。

我们放学回家，喝一杯水就得坐在书桌前。我和哥哥的书桌是对着的，妈妈坐在中间就像排球裁判

那样，监督着我们两人做作业。学校留的作业不是很多，做完了就开始上妈妈教的中文课。因为我们上的都是英制学校，中文课相对较少。读书、背诵和作文是主要内容。作文写好后妈妈修改，改好了再抄一遍，我们还得把改过的作文背下来。背错一字得挨一下手心板子。或者做错什么事，犯了什么错误，也在这个时候来“审问”和惩罚。哥哥聪明，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认错，连声保证“下次不敢了”，所以他挨打很少。而我则死犟不服，噘着嘴瞪着眼，即便知道自己不对也不肯认错，气得妈妈连打带拧。打痛了，我就张嘴大哭大闹，目的是搬救兵；袁妈、刘妈还有婆婆听见就都跑来劝。我知道妈妈怕邻居嫌吵，最恨我号叫，我偏偏就号。我有两颗乳齿就是妈妈拿毛巾堵我嘴给塞掉的。

我六岁时，妈妈买来一架钢琴放在客厅里。抬来时，我觉得这东西挺好玩儿，还挺高兴。殊不知没过多久，这就成了我挨打的另一场所。钢琴老师每周来一次，哥哥也学，但妈妈对他没有要求，让他玩玩而已；而我每天上学前得练习半小时。妈妈坐在钢琴一头，一手拿着尺子，弹错一音就顺手敲一下指头，也挺疼的，所以我边哭边练是常有的事儿。爸爸不赞成妈妈的教育方式，有一天早上他们两人在客厅为此吵了一架，妈妈还打了爸爸一下。爸爸气地上班走了，我吓得噤若寒蝉。直到中午在饭桌上，我看他们又和好了，我压抑了一上午的心才放松下来。自此我练琴用心多了。

妈妈很少有吻我、抱我的亲昵举动，也几乎没和我们玩过。说实在的，我挺怕她的，我们家里是严母、慈父。

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高敏很紧张

8



高敏 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中国第一代跳水皇后高敏沉寂多年后，首次推出自传励志书《敏·感：人生没有规定动作》，讲述她七十余枚金牌之上的人生修炼。

和很多普通人一样，高敏从逆境中起步，经历被看轻、挫折、迷茫、犹豫，通过不断面对、考问和改变自己，她决战于全运会、亚运会、世界大学生运动会、世界杯、世锦赛、奥运会等一场场大赛，一步步走上人生的顶峰，成为一代跳水皇后。该书收录了她与困境交锋的不同寻常的经历、思考和体悟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距世界杯还有一百多天，高敏骨折了。她边治疗边训练，终于在世界杯夺冠。

名人自传

1988年奥运会，开赛第一周，中国队只拿到两枚金牌。谁将是第三枚金牌的得主，团长、领队、教练，甚至整个中国都在焦虑、等待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。10年的寒窗训练、10年的苦痛挣扎、10年的付出等待，像浓云一样压来。

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与我敌对：我是这两年的世界冠军，所有对手每天都在想怎么赢我，她们正摩拳擦掌向我发起挑战。我不得不惊叹老天竟如此公平地给予每个人选择信念和目标的权力，使得世界的竞争永无尽头。

我越想心越紧、越重，赶紧命令自己不要想，可又想什么呢？大脑太活跃了，怎么才能让它安静下来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失眠。

第二天来到比赛场地，做适应训练。情况没有在北京好，水花怎么也压不死，总是不干净。

第三天训练，水花还是压不干净，我急了。水花不干净，会丢掉很多得分，尤其是在规定动作上，我很有可能落后。明天就要预赛了，一天之内我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强制自己不去想压水花，而是多想全套动作的整体技术，这样一想，心情才平静一点。

第四天预赛，我轻松地拿到了第一名。没有太大的紧张感，只是把动作一个一个认真地跳了下来，没有失误，但规定动作的分数打不上去，我知道是因为水花不干净。

晚上，我拿出训练日记把今年每一场比赛的分数拿出来对比了一下，发现几乎所有的比赛，我在自选动作中都超过对手50分。我写道：这几天规定动作水花有点压不死，明天可能会失去优势，但我自选动作

的实力优势非常明显，只要明天的规定动作没有大的失误，不落后对手20分，两个自选动作就会赶上，所以不需要为规定动作太担心。

在巨大的压力前，我为自己注入看得见、抓得住的信心。

决赛当天，我的赛前训练很正常。徐教练在游泳池的最后面找了一个地方，让我和队友李青在那里休息。在那里能看到一些比赛的情况，这样我们好安排准备活动的时间。我们都很紧张，奥运会4年才一次，而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有几个4年，每一个4年中又有多少意外和不测？

谁都不想错过今天的机会。当扬声报完我的名字，我像平时比赛一样走了出去，果断地完成了动作。我知道完成得不错，一出水我松了一口气。

回到游泳池最后面的凳子上，我和队友李青并排坐着，很多次我都想冲她笑一笑，可脸上的肌肉被紧张拉得紧紧的，笑不出来，只好一言不发地坐着。人在最最紧张的时候，是最懒的时候，什么都不想干、不想动。

4个动作下来，一看比分，李青以两三分的优势排在我前面，我之后的运动员之间的分数也非常接近。我做了一个很大很深的呼吸，把穿在身上的毛巾衣紧紧地裹了裹。我知道自己在寻找依靠，而那一刻穿在身上的毛巾衣是唯一可依靠的东西，多希望它能让我暖和一点。

虽然早就想好，只要在前5个规定动作上只要不输掉20分，两三个自选动作之后我就能把分数追回来，但落后的压力让我的整个身体紧张得膨胀。当李青从3米板上入水的那一

刻，观众的欢呼声和掌声也没盖住我自己的心跳声。

广播里播完我的名字和动作，我的手指开始抽筋了，我用力伸了伸，没用，手指又弹了回来。别管它，赶紧跳吧。我匆忙地走了出去，太紧张了以致入水时没抓住手，水花一下兴奋地冲出了水面。在水下我苦笑了一下：“惨了，看裁判怎么给分吧。”同时，脑子里又闪出了另一个念头：“要笑，出水一定要笑！要相信自己的技术，只要我不显出没跳好的表情，裁判就不会给我低分。”

一出水面，我就做出“规定动作”——笑，从我脸上完全看不出没跳好的迹象。

果然，裁判们对我薄，仍然给了我8分。虽然和9分比有些逊色，但我毕竟失误了。这个动作的失误让我和李青的差距拉到了6分。倒是我自己觉得轻松了，跳失误了，裁判还给我8分，这说明裁判们对我不错，那我还怕什么？只要我能跳出训练水平，5个自选动作超出40分到50分，绝对不是问题。

自选动作开始了。我果断地走向板头，走板起跳非常高，空中翻腾也很快，打开入水，一气呵成。

跳好了！我从水里游了出来，完全不掩饰自己的喜悦，微笑着走进了热水池。

可当我回到徐教练身边时，他那一脸的严肃就像一盆冷水，马上把我的喜悦“浇”下去了。我意识到，这时候，任何轻松和喜悦都可能让我跌入致命的陷阱。

运动员都出现了失误。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跳。接下来的“305”（反身翻腾2周半）、“405”（向内翻腾2周半）我也跳得不错。

最后一个动作“5335”（反身翻腾1周后转体2周半）。这个动作我第一次在比赛中启用，我相信，裁判们一定会喜欢。我更加知道如果完不成它，奥运冠军就肯定不会属于我。

我来到3米板上，静静地等着队友李青跳下来。时间过得出奇地慢，我觉得除了我紧张的心，时间已经停止了。

李青终于入水了，从观众的掌声中我能听得出她一定跳得很好。

我走上了3米板，对自己说：“要求不高，只要不走出板头，正常跳这个动作就行。”

突然，我的手指又抽筋了。这一次我没用力去伸它，心想，随它吧，集中精神去起跳就行了。我没有像第一次抽筋时那样慌张，而是平稳地走向板头，用尽每一秒，结束了我的最后一跳。

在水下我看到了光明像一群蝴蝶在飞舞。

一出水面，我用力击打着水，我拼命包裹着、挤压着、阻拦着的酸、甜、苦、辣各种情绪，像洪水一样涌出。在洪水之下，我看到了9岁时刚学跳水的自己，火车上梦见坐飞机回家的自己，从10米台摔下来差点断气的自己，拿着行李迷惘地站在车站前的自己……

一个人要如何用自己单薄的身躯抵抗站在命运跳板上的压力？

我想，这种抵抗和准备，如果仅仅是在命运的跳板上，早已迟了。你一定要在更长、更远的时间里，苛刻自己，囤积力量。